

《西游记·认子》

主要角色

殷氏：正旦

玄奘：小生

情节

唐代洪州太守陈光蕊携眷赴任，中途被水贼刘洪杀害，其妻殷氏亦被霸占，生下遗腹子，曲名江流儿，被迫投入江中，为金山寺的和尚救起抚养，法名玄奘，十八年后前来寻母。

根据《马祥麟演出剧目集》甲编整理

(殷氏上。)

殷氏 (念) 世人似我几多愁，忆念儿夫化石头。心如快鹞拖着线，身似浮鱼吞了钩。
(白) 妾身殷氏。自从抛弃丈夫、孩儿，早又是十八年矣。这几日，耳热心跳，神思不安。嗳，多因思想丈夫、孩儿，恹恹成病。啊呀！不知几时，才有个出头日子吓。啊呀，我那江流儿吓！
(北集贤宾) 恁趁着这碧澄澄大江东去得紧，
如失却宝和珍。
白日里鱼行也那虾队，
到晚来与鹭友鸥群。
黑漫漫翠雾连山，
白茫茫雪浪堆银。
只俺这跳龙门的丈夫，畅好是干转的稳，
便重生十八岁为人。
目穷明月渡，
肠断碧天云。

(殷氏下。玄奘上。)

玄奘 (念) 迢迢路途休嫌远，但能早见慈亲面。
(白) 我玄奘。奉师父之命，来到此间，寻访母亲。一路问来，说此间黑楼子内就是。不知我母亲可在里面？待我打坐在此，只做化斋访问便了。
阿弥陀佛！

(殷氏上。)

殷氏 (白) 不免登楼一望。
(逍遥乐) 倚危楼高峻，
瞑眩药难痊，志诚心较谨。
我见一个小沙弥来往毡门，
念一声阿弥陀佛心意真，
策杖移踪似有因，
恰便似塑来的诸佛世尊。
(白) 师父做什么的？
玄奘 (白) 是化斋的。
殷氏 (白) 如此俺家斋你哩。
(逍遥乐) 我有那做袈裟的绸绢，供佛像的斋粮，御严寒的衲裙。
(白) 师父从哪里来？
玄奘 (白) 金山寺来。
殷氏 (白) 哦，金山寺来，几时可到？
玄奘 (白) 风顺二十日可到，风不顺要行一月才到。
殷氏 (白) 金山寺可是大刹之所？
玄奘 (白) 是大刹之所，万众可容。
(金菊香) 金山寺至此有三三旬，

宝殿能容千万人。

殷氏 (白) 师父请。

玄奘 (白) 女菩萨请。

(金菊香) 问询向前施礼勤。

殷氏 (白) 师父请里面用斋。

玄奘 (白) 多谢女菩萨，贫僧告斋了。

殷氏 (白) 呀！

(金菊香) 觑着他清气逼人，
恰便似一溪流水漱云根。

(白) 好奇怪！这和尚的面庞，好似我丈夫陈光蕊模样。

(梧叶儿) 他眉眼全相似，
身材忒煞真，
霞脸绛丹唇。
莫不是石上三生梦，
天台一化身。
我心下自如亲，
我心下自如亲。

(白) 请问师父法算多少？

玄奘 (白) 贫僧今年十八岁了。

殷氏 (白) 俺孩儿若在，也是十八岁了。

(梧叶儿) 啊呀儿呵！恁十八岁在波翻得这浪滚！

(白) 师父！

(醋葫芦) 我问恁何处是家？哪个是亲？
几年上落发做僧人？

玄奘 (夹白) 贫僧出胞胎就做僧人的。

殷氏 (醋葫芦) 出胞胎怎生便离了世尘？
也是恁那前生有分？
与俺从头一一说个原因。

玄奘 (白) 我父姓陈，母姓殷，曾任洪州太守。

殷氏 (白) 呀！

(醋葫芦) 他道是父姓陈，母姓殷，
为官为吏是当军，
几年上此间来治民？

玄奘 (白) 贞观三年八月间，被水贼刘洪推入江中的。

殷氏 (白) 啊呀！

(醋葫芦) 这一句道得咱心迷眼晕！
他道是江上遇着强人。那时你怎生得活？

玄奘 (白) 贫僧在母腹中才得八个月。

殷氏 (白) 你怎知许多备细？

玄奘 (白) 师父丹霞禅师，在金山下拾得一个漆匣，内有金钗两股，血书一封，送至寺中，
蒙长老收留。七岁能文，十五岁通经，今年一十八岁，师父着我来到洪州，
寻访母亲的。

殷氏 (白) 呀！

(醋葫芦) 听说罢口内词，
扫除了心上尘。
悠悠的顶门上失了三魂！
原来是江流儿远方来认亲。

(白) 师父！

(醋葫芦) 非是俺言多语峻，
告吾师心下莫生嗔。

(白) 你既来寻亲，有何为证。

玄奘 (白) 有血书为证。

殷氏 (白) 你那血书，可曾带来？

玄奘 (白) 既来寻亲，怎生不带？

殷氏 (白) 如此，我有钞写的墨书在此，你可念来，看可是一样的。

玄奘 (白) 待贫僧跪读。殷氏血书：此子之父，乃海州弘农人也，姓陈名萼，字光蕊，官拜洪州太守。携家小至任，买舟江上，遇贼刘洪，将夫推入江中，那贼冒认洪州太守。殷氏有遗腹之子，才得满月，被贼人逼勒投入江中，身系金钗两股，血书一封，望仁者怜而救之。此子乃贞观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子时建生。

殷氏 (夹白) 一些也不差！

玄奘 (白) 别无名字，唤做江流儿。

殷氏 (白) 暖，江流儿！是我孩儿了！

玄奘 (白) 是我母亲了！

殷氏、玄奘 (同白) 啊呀（儿）（娘）呀！

殷氏 (醋葫芦) 尘昏了老绢白，
惊荒了旧血痕。
这的是一翻提起一翻亲。
与俺那十八年的泪珠儿都挣了本，
善和恶在乎方寸。
恰便似花开枯树再逢春！

玄奘 (白) 母亲，师父说寻见母亲，即便回山，商量报仇要紧。

殷氏 (白) 噤声！儿吓，那贼手足较多，须要小心。待我收拾些盘缠与你，星夜回山，请师父到来，商量报仇便了。

玄奘 (白) 谨依母亲慈命。

殷氏 (白) 儿吓！
(后庭花) 我这里便收拾下金共银，
哎呀！只要恁早分一个冤与恩。
俺孩儿经卷能成事，
陈光蕊呵！恁说什么文章可立身。
莫因循，疾忙前进，
下水船风力稳，
报仇心似火焚，
去程忙如箭紧。

玄奘 (后庭花) 去程忙如箭紧。

殷氏 (柳叶儿) 啊呀儿呵！
又想起当年，当年时分，
哭啼啼送你到江滨，
今日个蒲帆百尺西风顺，
休辞困，暂劳神。
天吓！谁承望血修书弄假成真。

玄奘 (白) 来此已是江边，孩儿就此拜别。

殷氏 (白) 罢了！
(浪里来煞) 才得个掌上珍，
又提起心头闷。

玄奘 (白) 母亲！
(浪里来煞) 今宵何处去安身？

殷氏 (白) 儿吓！
(浪里来煞) 明日里风波可也无定准。

玄奘 (白) 母亲，孩儿是去了！

殷氏 (白) 路上小心。

玄奘 (白) 母亲在家保重。

殷氏、玄奘 (同白) 啊呀（儿）（娘）吓！
(玄奘下。)

殷氏 (浪里来煞) 眼睁睁看得他有家难奔，

空教人断肠人送——

(夹白)

哎呀!

(浪里来煞)

断肠人。

(殷氏下。)

(完)